

百花深处

□蔡华建

情人节这一天，大家都羡慕地说小洁是最幸福的人，因为她从早到晚都捧着不同的鲜花走在大街上，很多人都以为是有许多人给她送花。

可是，那些花都不属于小洁，她只是花店的送花姑娘而已。

小洁喜欢花，当年她离开贫穷的山村，告别了日日创地的父母，来到城里，在花店找到一份送花的工作时，她确实感到非常幸福。虽然她至今仍只能在城中村与人合租一套小两房暂时落脚，一日三餐也吃着简单的饭菜，但当她捧着鲜花在大街深港中穿行，看着那一束束带着水珠的百合、娇羞的郁金香、安静的康乃馨、深情的勿忘我和灿烂的天竺星，送到别人手中时，总能听到不少赞美的辞，她就觉得开心。

今年情人节这天，花店生意特别旺。“小洁，再辛苦一下，把这束玫瑰送到远洋大厦去。”店主敏姐一边包扎着花，一边吩咐着刚

送货回来的小洁。这已经是小洁今天送的第二十四束花了，可她一点也不觉得累，相反，她还有些小兴奋，心里盘算着今天的收入——这可能是她上班以来送花最多的一天了，她的收入可是按送花的数量来计算的。而且今天她看到了太多幸福的画面。有一对情侣让她把花送到某酒店大堂，那里布置得非常浪漫，对方在收到花束后便开始了一个温馨浪漫的求婚仪式，小洁都看傻了。回花店的路上，她脑海里还不断涌现出那个女孩接过玫瑰花时无比欣喜与激动的场景。她多希望自己也能像那个女孩一样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她突然想起那个男孩紧紧拥抱着女孩、深情地亲吻女孩时的样子，他与那个和自己合租的大男孩倒真是有点像。

说实话，她当初去租房子的时，听说要与一个单身男孩合租时，本来心里是打了退堂鼓的。但那套小两房离花店近，租

金也便宜，她就犹豫了很久才决定去看一下。在看见那个合租的男孩的一瞬间，她就像被雷击中了一样，立刻决定租下那里了。她自己都骂自己太轻率，不该见了他就像丢了魂似的。但住了一个多月后，她又觉得自己这件事做对了，那个男孩不仅帅，人也相当绅士。两人虽然能碰上面面的机会并不多，但相处下来还是非常愉快的。如今他们已成了朋友，有时她下班后会主动打扫卫生间，帮对方洗洗晒晒，男孩有时带了宵夜回来，也总是邀请下夜班后她一起共享。

她在阳台上种了许多花草，男孩看见她每天侍弄那些花草时的愉快样子，有一次忍不住问：“你为什么喜欢种花？”她说：“这样就可以生活在百花深处了啊。”他又问：“那你最喜欢什么花？”她脱口而出：“跳舞兰。”她总觉得自已就是一只跳舞兰，在这个城市的一个角落里独自快乐地跳着舞。女孩说完这句话时，看见男孩的眼睛就像夜晚的星星一样闪着光，明亮又温暖。

霓虹灯闪烁起来时，小洁接过了敏姐手中要送出去的最后一束鲜花。她眼睛一亮，那是一束开得热烈而优雅的跳舞兰。她顿时想起了那个眼睛像星星一样闪亮的男孩，“哎，要是他今天也能送一束花给我，我多幸福啊！”她不由自主地想着，又马上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他又为什么要送花给自己呢？他们又不是男女朋友，何况今天的花这么贵，买花多浪费钱啊……她胡思乱想着，一个朦胧又清晰、既期待又害怕失望的念头开始让她心神不宁。这时就听敏姐叮嘱说：“这束花的地址就在你家那栋楼，今天也晚了，你送完这束花后直接下班吧，不用回来啦。”

小洁捧着花往家走，或许是因为疲惫，一种失落感涌上心头。她看着这束花，想着那几乎

是自己好几天的工资收入呢，不由轻轻叹了口气。

快到楼下时，她仔细看了看那个地址，不禁愕然了，6号403房，不正是自己租住的那套房吗？“哦，应该是哪位暗恋他的姑娘送给他的花吧！”她心里一阵痛，脚步开始有些沉重了。

她捧着这束花站在自家门口，不知道该敲门还是该掏钥匙开门。她想再核实地址，也想去偷偷看一眼花束里的卡片上写了什么，然后，她读到了令她心跳加速的一行字：“小洁，愿你永远生活在百花深处，永远幸福！”原来这束花是送给自己的啊！她又欣喜，又激动，喜悦而泣。

她又看了看下面的落款，只有一个字：敏。她愣住了，这送花的人，是花店的敏姐？还是同样名字里有一个敏字的她？

这时，门突然打开了，小洁看到男孩突然盈盈地站在门口，他身后，有烛光闪烁。

记忆芯片

□镇娟

大华的母亲才59岁，记忆力却越来越差。前天她上街买了菜，回来时望着眼前这条路走了十几年的大道，懵了，两边那一幢幢高楼大厦，哪里才是自己的家？幸亏路旁一位大姐看到她恍恍惚惚，便热心地上前询问，最后把她安全送回了家。

这已经是母亲第三次迷路了，大华不敢大意，立即请假把母亲送到医院。经医生诊断，母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目前没有特效药，症状只会愈来愈严重。大华懊恼不已，他从小丧父，是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育长大，自己还没好好报答母亲呢。他发誓，无论花多大的代价也要治好母亲的病。

某日，大华从一位海归同学那里得知，国外某医药公司新研制出一种记忆芯片，只要植入大脑，便能帮助失忆或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恢复记忆。现在香港某医院就在采用这种记忆芯片，给患者进行治疗，反响不错。

虽说手术费用不菲，大华还是迫不及待地带着母亲的脑部CT诊断报告来到这家医院问诊。

脑科专家陈教授说道：“人脑的记忆存储空间是有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记忆堆越多。有些人用脑过度后，没有及时休息，长此下去，大脑不负重荷，最终导致记忆混乱。这时则需要优化大脑记忆存储的空间，让萎缩的海马体正常舒展，从而恢复大脑的正常记忆功能。”

“陈教授，具体的手术方案如何进行？大概的费用是多少？”大华小声地问。

“目前，我们医院植入记忆芯片有两种手术方案：第一种，先把病人大脑的记忆全部拷贝在芯片上，再剔除大脑中一些无意义的记忆，进行碎片化处理，最后植入缺失的记忆芯片，使之有序排列，与原脑记忆兼容。不过实施这种手术复杂，手术期长，费用至少需要准备人民币40万元。”陈教授盯着大华，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第二种方案是直接格式化病人的大脑，选一段最近的记忆储存。这种手术费用只是前者的四分之一，10万元左右就可以了。你母亲可以考虑这种方案，好多高龄的患者都采用这种方案……”

“陈教授，请问这两种方案都有什么副作用？”大华揪着眉头，郑重地问。

“当然，前一种手术方案对病人大脑的伤害最小，80%的患者术后都能恢复以前正常生活状态，过着有质量的晚年生活；后一种方案风险较大，因为格式化后的大脑就相当于一个全新的大脑。不过你知道的，毕竟硬件太老了，有可能重启失败，不可逆。”陈教授意味深长地说。

“不可逆？陈教授，您能说得具体些吗？”大华瞪着双眼，紧张地问。

“格式化就是把患者的所有记忆清零，再植入最近的记忆芯片，但50%的病人不能顺利读取记忆芯片的信息，好比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什么也不知道，都要重新学……”

“啊，您是说这种手术后，病人连说话、吃饭都不记得了，全部都要重新学？天呀，那怎么办？我母亲受了一辈子的苦，老了可不能再受罪了。”大华悲从中来，哽咽起来。

“很抱歉。”陈教授凝重地望着大华。

“陈教授，麻烦您尽快安排好我母亲的手术事宜，就选第一种方案，我马上过去筹钱。”大华毅然决然地说。

一周后，大华卖掉房子，带着母亲去了香港。

一个月后，大华带着母亲康复回家。大家都发现，母亲像换了个人似的，不仅耳聪目明，身体健康，还娴熟地为儿孙做起饭菜。大华很开心，虽然现在要租房住，但他觉得值得。

这天，大华驱车带着母亲与女儿回到老家乡下小住，他刚和妻子做好饭，就见女儿兴奋地捧着一个色彩斑斓的古匣子冲进了屋。她大声喊着：“找到了，奶奶找到宝贝了。”原来，刚才奶奶带着她一起在院后那株歪脖子老树下挖掘了半天，便捧出了这个漂亮又古老的宝匣子。大华母亲跟着走了进来，她含着热泪，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这个古匣子，里面有一枚玉簪浑身洁白通透，泛着幽幽的绿光。祖孙四人喜极而泣，大华知道，这是家里失踪许多年的“传家宝”——出自乾隆年间的玉钗，母亲竟然让它重见天日了。

“陈教授，麻烦您尽快安排好我母亲的手术事宜，就选第一种方案，我马上过去筹钱。”大华毅然决然地说。

一周后，大华卖掉房子，带着母亲去了香港。

一个月后，大华带着母亲康复回家。大家都发现，母亲像换了个人似的，不仅耳聪目明，身体健康，还娴熟地为儿孙做起饭菜。大华很开心，虽然现在要租房住，但他觉得值得。

这天，大华驱车带着母亲与女儿回到老家乡下小住，他刚和妻子做好饭，就见女儿兴奋地捧着一个色彩斑斓的古匣子冲进了屋。她大声喊着：“找到了，奶奶找到宝贝了。”原来，刚才奶奶带着她一起在院后那株歪脖子老树下挖掘了半天，便捧出了这个漂亮又古老的宝匣子。大华母亲跟着走了进来，她含着热泪，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这个古匣子，里面有一枚玉簪浑身洁白通透，泛着幽幽的绿光。祖孙四人喜极而泣，大华知道，这是家里失踪许多年的“传家宝”——出自乾隆年间的玉钗，母亲竟然让它重见天日了。

年味

□曹明法

退休十年后，老刘不顾儿子和老伴儿的反对，硬是在故乡翻修了父母留下的老房子，装了太阳能设备，装了暖气，执意要回故乡过年。他的理由是要寻找儿时的年味，老伴儿只好相随。

赶大集、贴春联、放烟花，找儿时的伙伴儿聊天，年前的一切都称心如意，儿时的年味似乎也找回来了。老刘开心至极，对着老伴儿不停地唠叨，说：“信我没错吧，乡下过年就是比城里有味。”老伴儿虽说也出自农村，但几十年不回农村过年了，如今这一切，倒也让她觉得稀罕、开心。农村的年，虽然跟几十年前有些不一样了，但毕竟比城里过得热闹。

只是这开心，到大年初二便变了味。

大年初二上午，老刘的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带着他们的隔辈人来了，还有老伴儿那边的几个亲戚，也带着孩子来拜年。老刘给每个孩子发了一张红色伟人像，一千多元就一下没了。老刘和老伴儿，

都是企业退休职工，退休金不多。他俩一辈子节俭，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一下子飞走那么多钱，他俩心疼不已。更让他俩闹心的是，一大群人来了，要招待呀，虽说有侄儿、侄女帮忙，可他和老伴儿也不能闲着坐着啊，鸡、鱼、排骨、炖猪肉，样样都要准备着，但这些东西最后还是剩了好多，放着吧，吃不了，扔了吧，又心疼。这些年在城里过年，哪有这许多的应酬，家家户户都是关着门过年的，他们都清静惯了。

一群人刚走，老伴儿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再也不想动了。突然，她觉得心口不舒服，直喊老刘：“快，拿药！”老刘赶紧拿来速效救心丸，过了一阵子，老伴儿才舒服一点。突然，电话响了，老刘的一个亲戚打来的，说初三带几个老兄弟来看他们。这时老伴也接了个电话，对方说：初二带孩子来拜年。

挂了电话，老两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害怕起来，这接下来几天看来还得招待好多客人，这该怎么呀！两人瘫坐在沙发上，饭也不想做

了。老伴儿埋怨他：“这回，你找到儿时的年味儿了吧？”老刘长叹一声：“感觉不一样啊，儿时哪有这样的铺张浪费，也没有那么多人情往来啊。真没你的，不回来过年。”

他俩商量了好一阵子，最后作出一个决定：初三上午就回城。说干就干，他俩给各自的亲戚打去电话：因有急事，明天返京，别来拜年了。

第二天早饭后，他俩带着行李，向车站走去。刚到门口，几个老兄弟就提着一堆农村的土特产追了过来，说一定要来送个行。侄儿、外甥也赶到村口来送他们了：“难得你们能回村里过年，本来打算过两天再请二老上我们家坐坐的，听说您有急事要走，那就不留啦。这个红包是我们后辈的一点心意，拿好！”老刘和老伴儿愣住了。

侄儿们帮他们把行李都搬上了车，这才挥手道别。车子缓缓开动时，老伴突然对老刘说：“说实话，还是老家有年味。要不，明年带上孩子回来过年？让他们也感受感受。”



制图 小靳

重要的事

□谢素军

这顿饭的气氛有些尴尬，但都是自家人，自家人本应该和和气气。母亲说，要借着这顿晚饭的工夫，宣布一件重要的事。

母亲都六十岁的人了，能有什么重要事儿？众人眼光刷地照在尤老大身上。尤老大也老大不小了，这么多年，就他一事无成，姐姐弟弟都说他一直在家里啃老。

尤老大这会几乎要把头埋到桌子底下了，他知道母亲要说啥事。尤老大并不是老大，他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姐姐们嫁得不错，弟弟做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他们最瞧不起的就是尤老大，时常警告他，别想着母亲继承家产，到了时候，这家产还是得四姐妹平分。

母亲把几个叔婶都请了过来，一大桌坐了十三个人。大家都在想，是不是要宣布分遗产的事？这应该请他们来做公证人。

人多，桌子边难免有点挤，大家尽量往前凑，生怕听漏了一句细节，咀嚼食物也格外地斯文，听不见一点声音。

当母亲再次拿起筷子准备夹菜时，大姐开了口：“妈，有什么事就快说吧，待会儿我还有朋友聚会呢！”

母亲放下筷子，看了看尤老大：“还是

你说吧。”

尤老大压根没敢抬头，良久才挤出一句话：“我们……把娘嫁了吧。”

“什么叫我们？我们才不会做这种不孝的勾当！”娘都已经六十岁的人了，还要嫁人？”娘同意了吗？一定是老人在想什么馊主意……”所有的矛头顿时都指向了尤老大。姐弟们气得把碗筷一摔，破口大骂：“好你个尤老大，想把母亲嫁出去，然后房子家产都留给你？”

母亲叹了口气，没有再说话。叔婶们一脸惊讶地表示了态，大伯说：“我说句公道话，你尤老大要真把老母亲嫁了，这辈子你都会被人家戳脊梁骨的。”

母亲听了，摆了摆手，也不知是说嫁了，还是说不会有人要尤老大的脊梁骨，她的眼泪倒是已刷刷地流了下来。

俩姐妹理不饶人：“都怪老老。要不就是那个叶老头的馊主意？妈，您自己说，愿不愿意嫁给那个叶老头。”她们是知道母亲有个青梅竹马的老相好的，当年要不是她们外祖母作主让母亲嫁了她们现在的父亲，母亲应该就会嫁给那个姓叶的了。那叶老头喜欢母亲，从十七岁开始，到现在都六七十岁，一直没有结婚。

“我愿意。”

“啊！”众人都没想到母亲会这样回答。

大姐急了：“不行啊！您愿意，我们也不愿意。您要是这样嫁了，让我们做儿女的颜面往哪搁，一把年纪了，还找什么男人？”

这话有些难听了。尤老大猛然抬头，说：“为什么不行？父亲已离开多年，他也希望母亲以后能有个安稳的生活。何况

叶大叔对母亲是真心的好，他肯定会照顾好母亲的。”他接着说，“我知道自己没出息，照顾不好母亲。两位姐姐和弟弟是愿意，要不把母亲接到你们家里去照顾些日子也行；或者大家轮流照看也行。”

姐妹们的脸立马黑了：“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人家都说养儿防老，你们这养个儿子没点屁用，娘都不养了。”

小儿子忙辩说：“我生意上的事大忙，照顾不过来啊。这日子过得好好的，老大你非要惹什么是非。这黑锅我可坚决不背。”

叔婶们这回看明白了，干脆埋头吃饭，不再谈分家产或嫁与不嫁的事。这姐弟几个看样子都不是省油的灯，反正尤老大嫁了嫁也不关自己的事，多一嘴还不如多吃口菜。

终于，这顿晚饭不欢而散。

母亲站在门口，接受了孩子们一个个的拥抱告别。大家离开的时候，还在骂尤老大：逆子、不孝、叛徒。

尤老大一脸失望。但自从那天母亲跟他提了叶大叔想要照顾她的事后，他就都想好了，就算被所有人戳脊梁骨，他也要支持母亲。他牵着母亲的手说：“娘，您没改主意吧？还是愿意和叶大叔一起过的对吗？您放心，就算您再嫁了，我还是您的儿子，还是会孝顺您的。姐姐们和弟弟那边，或许再过几天等他们想通了，就会同意的。”

母亲看着尤老大，又流下了眼泪，但她却笑了。

大年三十，吃过团年饭，黄飞鸿第四代传人武师，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广东醒狮”的传承人邓锦刚，便给徒弟们打电话：“明天记住戒口啊！”

他的妻子红姐在旁边笑着说：“别啰嗦啦，仲使你讲！”（广州话“还用你说”）

红姐也是一位“武林高手”，她就是黄飞鸿第三代传人、岭南女鼓王黄玉珍的嫡传弟子陈红武。习武五十多年，她与丈夫到哥共同打造“广东醒狮·黄飞鸿狮艺”这个市级非遗项目，岂会忘记醒狮者在出狮当天“不能吃牛肉”这个“戒口”祖训！

“醒狮采青”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习俗，店铺开业要“醒狮采青”，祠堂庆典要“醒狮采青”，而春节“醒狮采青”，更是千家万户的期盼的大事了。

大年初一清晨，太阳刚一露脸，鼓声就在岭南大地的千村万户响起。伴随着鞭炮声，那铿锵的鼓点——咚咚！咚咚！这时，大街小巷，家家户户，在门口或是竖起长竹竿，吊一棵生菜，上面系一个红包，或是在一个木盆上放生菜（代表“生财”）、芹菜（代表“勤奋”）、葱（代表“聪明”）、蒜（代表“精打细算”），当然还有红包，等听到鼓声响由远渐近，便燃放炮仗（表示欢迎）。这时，舞着醒狮的队伍就会踏着鼓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舞过来。这是“采青”的鼓点声，醒狮们踏着铿锵的鼓声，迈着矫健的狮步慢慢向“青”探去，站在门口、街道上的人群随着鼓声屏着呼吸，等待着醒狮高高跃起采青的精彩瞬间。人们在在这鼓声中竟听出入门路：“唔靚——唔食，唔靚——唔食，靚至食！”再看那醒狮“探青”的步法身段，那种一步一步三摆，欲拒还迎的萌态，也真的仿佛在挑选，在等待，在蓄势。

这样理解鼓点真的好有趣。过年采青，是采一个“好彩头”，一般商户、大户人家都很重视，从东方宾馆、炳生酒家到各大商场，又如政府菜篮子工程重点项目江南果蔬市场等，十多年来，春节开市“采青”都是邀请到醒狮的“广州海珠精英武术龙狮会”的狮队。听说那么多年来，“精英武术龙狮会”的狮队来贺岁，生意也一直畅旺。海珠区过去一直是农耕宝地，花田、菜地、果林，每条村在春节都

鼓声

文/刘小玲 图/贺全胜



2023年海珠区龙潭村举办“天后诞”民俗活动，醒狮在牌坊前起舞



一到“新十五”（即元宵节），一直在回响，红姐和钊哥，带着他们的狮队，从海珠区的各个村落出发，足迹遍布广州市，把欢乐的鼓声，把雄狮的威武，发扬光大。这鼓声，从岁首到年终一直都会在人们心中回响，激励我们在逆境中奋进，在迷惘中找到方向，在“躺平”中跃起，就像那勇猛不屈的雄狮那样，无论多困难的“高青”“盆青”“凳青”，甚至是险恶的“蛇青”，我们都毫不畏惧，使命必达。

（作者为海珠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避嫌

□梁永刚

郑枫是应水乡文化站站长，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尤其擅长草书，作品多次在全省乃至全国的书法大赛上获奖，在当地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文化名人。

最近根据上级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部署要求，应水乡决定在机关院内建一个廉政文化长廊，初步设想是邀请一些省内的书法名家围绕廉政建设题一些词，然后刻在大理石上，镶嵌在廉政文化长廊两侧的墙壁上。经乡党委研究决定，廉政文化长廊的设计和施工由乡文化站牵头，郑枫主要负责征集书法作品名家的作品。

接到任务后的当天晚上，郑枫思来想去，辗转难眠：如果邀请省城那些书法家亲临法院挥毫泼墨，往返接送，吃喝招待、劳务费用肯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倒不如他亲自去省城跑一趟，以拜访这些书法界的前辈为由，顺便索要一些墨宝，顶多花点小钱带些土特产而已，能为单位节省一大笔开支呢。

半个月后，郑枫利用他在省城书法界的特殊关系，轻轻松松就把十几位书法名家的廉政书法作品带了回来。紧

接着，郑枫又忙着去市场上选购大理石料，然后找圈内的熟人，用电脑转碑刻将其刻在大理石上。

三个月后，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应水乡举行了隆重的廉政文化长廊竣工典礼。县纪委监委主要领导在忙中赶来祝贺，众人徜徉在古色古香的文化长廊中，异口同声称赞说，比公园里的唐诗宋词碑林还高端大气有品位，直说得郑枫心里像吃了糖一样舒坦。

这天，郑枫上班后和往常一样开始打扫办公室卫生，突然手机响了起来，是乡纪委副书记让他抽空去办公室一趟。郑枫放下拖把，来到了三楼副书记的办公室。

副书记示意郑枫坐下，和他寒暄几句后说：“小郑啊，就你那敬业精神，就你那个人素质，我不想让任何人说你半句坏话。”郑枫一头雾水，不知道副书记葫芦里卖的啥药，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副书记，最近我工作上是不是有啥纰漏？”副书记哈哈一笑，猛吸了一口烟说：“实不相瞒，前几天有人向我反映说，你把建廉政文化长廊时征集的作品原稿送给了咱县里一位领导，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肯定不相信这是真的，但出于慎重考虑，还是把你叫来证实一下。”郑枫听罢此言心里堵得要命，想起这些天来自己没日没夜、费心劳神的各项工作，只觉得十分冤枉。他半天才缓过神来，情绪激

动地对副书记说：“我郑枫是啥人您比谁都了解，既然有人往我头上扣屎盆子，我也不想过多解释，让档案员小张把那些作品原稿都拿出来请您清点一下就明白了。”副书记点了点头。

不多时，小张把那捆书法作品原稿抱了过来，副书记打开一看，发现那些名家的廉政文化书法作品，竟然都是写在废旧报纸上的，那可一点不值钱。见副书记满脸疑惑，郑枫说：“前些时，我去省城拜访一位书法家，提出向他索要墨宝时，老先生气愤地对我说，不想个别领导热衷于收藏名人字画，又不愿意自己掏腰包购买，于是就以单位搞活动为名，花巨额公款请来书画界知名人士，现场写作画幅，等活动一结束，就把这些作品据为己有，这是变着法子腐败啊。我就是听了老先生这席话，心中才有了这个想法，请这些名家把廉政文化书法作品写在废旧报纸上，回来电脑取字刻版，如此一来，既满足了建廉政文化长廊的工作需要，又打消了其他人的非分之想，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避嫌之举。”

副书记认真听着，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送郑枫出门时，副书记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这个小队长能耐了，这个避嫌之举真的很好，值得提倡和推广啊！”

郑枫微微一笑，一身轻松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民生新闻部主编 梁永刚